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第二辑

滇池草海 西岸八村 调查报告 (下)



何国强 主 编

魏乐平 副主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高晓调查组集体撰写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第二辑

滇池草海西岸八村调查报告

(下)

Dianchi Caohai Xi'an Bacun Diaocha Baogao

何国强 主 编

魏乐平 副主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高峣调查组集体撰写



知识产权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云南省昆明市滇池西岸8个村庄,进行人类学调查的成果。全书以8个村庄60年来的变化为线索,对村庄的经济系统、婚姻家庭、社会组织、信仰体系以及其他主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本书研究视角新颖,每一主题揭示的内容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展现了社会文化人类学的魅力所在。

责任编辑:马 岳

责任校对:韩秀天

装帧设计:段维东

责任出版:卢运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滇池草海西岸八村调查报告/何国强主编.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1. 3

ISBN 978-7-5130-0403-9

I. ①滇… II. ①何… III. ①乡村—社会调查—调查报告—昆明市 IV. ①D66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5247号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第二辑

滇池草海西岸八村调查报告(下)

何国强 主编 魏乐平 副主编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高峣调查组集体撰写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网 址: <http://www.ipph.cn>

发行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01/8102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171

印 刷: 北京富生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版 次: 2011年7月第一版

总 字 数: 1048千字

邮 编: 100088

邮 箱: bjb@cnipr.com

传 真: 010-82005070/82000893

责编邮箱: mayue@cnipr.com

经 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总 印 张: 55.75

印 次: 2011年7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 166.00元(上、下)

ISBN 978-7-5130-0403-9/D·1177 (3354)

出版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上编 八村文化专题

第一章	传统生计模式	(3)
第二章	市场与交换	(37)
第三章	饮食文化	(86)
第四章	衣饰、民居和交通	(115)
第五章	家庭与婚姻概况	(139)
第六章	妇女地位的测定	(176)
第七章	生育、养育和教育	(202)
第八章	乡村政治	(236)
第九章	宗教与民间信仰	(309)
第十章	休闲、娱乐与年节	(374)

下编 七村史志和环境

第十一章	山邑村史志	(423)
第十二章	苏家村史志	(471)
第十三章	杨家村史志	(539)
第十四章	碧鸡关史志	(556)
第十五章	车家壁村史志	(617)
第十六章	王家堆、河尾村史志	(693)
第十七章	胥民史志	(732)
第十八章	环境的变化和保护	(754)
第十九章	明清与民国诗画中的高峣山水	(807)
第二十章	转型期高峣的田野印象	(839)
参考文献		(853)
后记		(856)



下编 七村史志和环境

第十一章 山邑村史志

朱 玮 陈林蹊 李佳佶

摘要：山邑村过去称为“龙门村”或“龙王庙”，东迎滇池，背靠西山，土地面积狭窄，辖区内单位众多。村民的祖先是白族，来自今大理地区。清代建起的山邑村龙王庙是昆明城周边最有影响的四座大庙之一，香火绵延数百年，也是该村“龙王庙”这一别名的由来。山邑村人延续至今的生计方式是农业和渔业。村南大倒山是一处山石外露的悬崖峭壁，清代早期，随着龙门石窟的开凿，村内打石行业应运而生，石匠们的第一个杰作就是参与拓展了位于西山半山腰的龙门，这里后来成为著名的风景名胜区。山邑村人几乎家家都曾在此处打过石头、烧过石灰。周围的许多水上人家则靠运输石头、石灰为生。村东的老龙河^①岸原是滇池的一处渡口，现已成为连接湖两岸的公路。抗日战争时期，省城昆明的军民单位陆续光临此地，扩充地盘。改革开放以来，企业进驻、政府修路，山邑村的田地全部被征用，村民正面临着生计模式的转型。如今多数山邑村人从事旅游业，在西山森林公园的山道旁、村内通往海埂公园的公路旁摆摊设点，销售旅游纪念品。本章对以上情况作了细致的展开和描述。

一、引子

笔者于2008年夏来到位于昆明西郊的山邑村，一到达便被山邑村的秀丽风景深深吸引。山邑村位于滇池西岸，依山傍水，村南临水高岗处，有一座龙王庙，远近一带香客常来朝拜。村旁是登西山的观光缆车的上车点，滇池斜对岸是民族文化村。村庄被高海公路横腰截为两半，来往车辆不绝。以山邑村之名，这个地理位置优越、山清水秀的小村庄即便不是与世隔绝，也应远离俗世

^① 在云南方志（如《大明一统志》、《云南府志》和《昆明县志》）中，皆不称“老龙河”，而称“落龙河”。“落”、“老”谐音，日久天长，民间传诵，读音走样，将错就错是常有的现象。

尘嚣。但事实并非如此。

相传山西省河津市境内的黄河边的龙门，是大禹治水时用神斧劈开的，又叫“禹门口”。每年的暮春时节，大量的鲤鱼从黄河下游蜂拥而至，逆流腾跃而上，能跳过龙门以上水道的鲤鱼即化身为龙。不能跳过者，仍然是鱼。这个神话被附会到三四代匠人在村后悬崖上修建的那个构思奇巧、工艺精湛的工程上去，既成为这个文化遗产的名字，也扩展为村名。

未见过历史上的西山，但已能想象往日的西山必定如今日般繁茂，只是今日多了许多旅游设施；未见过故事里的滇池，却深知昆明人记忆中的滇池曾清澈见底，如今只能依靠追忆。尚未踏入山邑村之时，笔者遥遥观望，感叹这个小村庄已不可避免地追随时代快速变化，离记忆中的样子越来越远。今日在夹缝中生存的这个村庄，正在越变越小。

滇池边上的山邑村，交通便利，土壤肥沃。近海则渔，靠山则猎，山邑村不仅集两家之长，而且利用起附近的一些农田，本应发展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村庄。但我们如今看到的，却是一个被高速公路腰斩，被西山与滇池夹于其中的一小片民房。村民们利用着村庄内外所有可以利用的土地来种植作物，即使有一些地块小得只能容纳下几株苞谷。据说，昆明政府将出台政策规定距滇池5米内不得有任何建筑物。笔者小心翼翼地从小子靠着滇池的一边，走到另外一边，一步一步地丈量，发现这村庄只有十多米宽。一个保护滇池环境的政策，竟会令山邑村面临灭顶之灾。

也许笔者会是最后一批关注山邑村命运的外来人，并为无法改变其命运而产生强烈的无力感。山邑村如同一个完成使命的老人，也许即将消失在历史的浪潮中。但笔者仍然希望能留下这些故事。怀揣着敬畏的心情，笔者随着山邑村的报道人的记忆，走入山邑村的历史与故事中……

不知何年何月，昆明西山山洞中出现一条巨蟒，经常下山袭击村民，掳掠家畜，破坏田地，危害一方。山下村民段赤城对此巨蟒忍无可忍，遂背负着全村人的信念和必死的决心，浑身绑满刀剑，只身上山与巨蟒决一死战。巨蟒闻人肉香，果被诱出洞穴。人蟒之斗，天昏地暗，乱石飞舞，尘土飏扬，一路从山上打到滇池之中。天色渐晚，段赤城力竭，大蛇却仍飞扬跋扈。英雄只好纵身一跃，主动被大蛇吸入腹中。大蛇心满意足，正欲回巢，突然在滇池里痛苦地翻滚抽搐，只见其腹部裂开，鲜血染红了半个滇池。原来，段赤城舍身让大蛇吞下肚去，就是为了从大蛇腹中用身上绑的刀剑将其杀死。村民为了纪念舍身杀蟒的段赤城修建了龙王庙，还将他的事迹上报朝廷。皇上颁旨，敕封云贵总督龙王段公赤城之神位，并手书红底金字牌匾一块，悬挂在龙王庙中，曰：“霖雨苍生，保黎民众庶”。从此，段赤城被尊称为段龙王，后又被唤作龙王。

老爹。周围的人遂以庙名称呼建庙的村子，因此山邑村也叫龙王庙。

昆明西山绵延 40 多千米，高低起伏的山峰从北向南依次叫做碧鸡山、华亭山、太华山、太平山、罗汉山，龙王庙就位于罗汉山脚下。站在村里抬头望西山，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万丈峭壁以及山顶的龙门石窟、三清阁系列建筑，当地人习惯总称为“龙门”。龙门石窟海拔 2 180 多米，垂直高度 300 多米，距滇池水面 414 米，开凿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竣工于咸丰三年（1853），前后历时 72 年。1781 年，贫穷道士吴来清为修炼苦行，组织龙王庙村民开凿石室、隧道，从三清阁后面的慈云洞开始，打通了两壁刻有“云海”、“石林”的通道，又向南开凿。道光庚子年后（1840~1848），杨汝兰、杨继泰、何玉之等人继续募集人手开掘，于 1853 年，终于在百丈绝壁上完成了 40 米长的通道。龙门建成后，远近游人络绎不绝，来往出入悬崖山脚的龙王庙，小村热闹非凡，遂又得名“山邑”之村名。也有人不知这个村名，每每提及此村，只是说“龙门下的村子”，久而久之，山邑村又得名“龙门”村。今天，村民对山邑村和龙门村两个名字都认同，老人们对龙王庙这个称呼也有印象。不过，由于该村与相邻的苏家村、杨家村合构成龙门行政村，为避免混淆，人们还是更多地将村子唤做山邑村。

山邑村明末属碧鸡乡，清末属高峣堡，1952 年属龙门乡，1958 年为碧鸡管理区的一部分，1962 年为龙门大队，1989 年为龙门办事处的一部分，2001 年龙门办事处改成龙门村委会，山邑村成为其中一个村小组。山邑村东迎滇池，西靠西山，土地狭长，夹在山水之间的土地最宽处不足百米，最窄处仅数米；北接苏家村，以西园宾馆为界，南到大倒山一处叫“猴吃水”的地方，辖区全长仅约 4 千米。在如此有限的空间内，却存在着数家单位：北有西园宾馆、中国人民银行培训中心，南有 78145 部队、7217 工厂、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黄金十三支队以及亚洲汽水厂。这些单位均为国有或者军队所有，可谓大有来头。山邑村被大山、大湖、大单位包围在中间，无法向四周扩展，人口、经济都鲜有显著增长。近年来，新高速公路以及连接山邑村与海埂公园的海埂公路都从村子中间横跨而过，更是将本就狭小的山邑村分成了两半。而就是在这方狭小的土地上，却发生过许许多多耐人寻味的故事。

二、山邑村的记忆

（一）白族开基者

20 世纪 50 年代初，山邑村有村民数十户，人口约 200 人。如今村内共有

村民 152 户，人口 443 人。村民大多数姓段、杨、李、张。相传这四个家族最早在山邑村落户，村内的其他姓氏均是后来迁入的。段氏的人数在山邑村占绝对优势。平时提起姓氏，村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说山邑村人主要姓段。

表 11-1 山邑村村民姓氏统计（2006）

姓氏	段	杨	李	张	其他	总数
人数	145	98	63	20	117	443
%	32.7	22.1	14.2	4.5	26.5	100

在户籍登记表上，山邑村所有人都登记为汉族，但实际上村人的祖先是大理的白族。大约在 1930 ~ 1940 年，村民统一将民族申报为汉族，其原因有二：一是村人长期与汉族生活在一起，已经逐渐被同化，本民族的语言、服饰、建筑等民族识别特征已经丧失；二是在旧社会少数民族人民受到歧视，村民认为加入主流的汉族就等于加入了主流社会，有利于村子的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村民的自我认同也已经改变，都认为自己是汉族人。然而在村人的血脉中依然代代传承着大理白族的记忆。如文章开篇段龙王杀巨蟒的传说，并不是山邑村民的独创，同样的情节、同样的故事在大理白族之乡也有传说。白族的古老文字——爨文记载了这个故事，反映南诏白族历史的《白古记》（又称《白古通》、《白史》）曰：“洱水有妖蛇，名，兴大雨水淹城。王出示能灭者赏尽库，蛇吞之，蛇亦死，水患息，王建寺镇之，以蛇骨、皮灰塔，名曰灵塔。”另又有明代李元阳著《嘉靖大理府志》古迹条中记载：“赤城塚，段赤城诛蟒除害，后人德之，于其冢上建塔以标之，事具乡贤语中。”

不仅是大理的史书对段赤城的壮举有记载，就连现代人也对这个故事津津乐道。《大理日报》2008 年 10 月 15 日文化版上刊登了一篇段赤城传说的详尽版本：

“南诏第九代王劝利晟时期，苍山马耳峰下的阳平箐里有个高两三丈而深不见底的崖洞。据说此洞原为白族祖先河赅人供奉本主的地方，每年四月，前往朝拜的善男信女络绎不绝。后来却发现凡进入洞中的人都如同‘蒸发’了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而每当黄昏时分，远望洞口常见挂着一对淡红色的灯笼，稍纵即逝。先有三个胆大的年轻人相约进洞想探个究竟，然而一去不回。此后，有个姓王的智慧老人便常躲在远处观察，发现那对‘红灯笼’其实是一条巨蟒的两只眼睛。为了证实所见，老人设计让人赶了一群羊到洞口，果然洞内窜出一条身粗数围的巨蟒即刻把羊只吞食干净。老人于是告诉人们：此洞已被妖孽所占，它就是曾经盘踞在洱海边的巨蟒，名叫‘赤缚枯’（白语‘红

腹蛇’的音译)。自此，现了身的赤缚枯越来越明目张胆地袭击村民，吞食人畜，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它还能兴风作浪。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五月的一天正午，忽然间一片黑雾从山脚升起，渐渐笼罩了整个大理坝子。继而雷电交加，劈里啪啦的冰雹铺天盖地而来，鸡蛋一般大小，直把屋顶打通，后又变成瓢泼大雨连下三天三夜，十八溪洪水大发，冲毁田园无数，羊苴咩城、龙尾城也大半被毁，数以百计的巨石冲入城中，人民死伤遍野。这赤缚枯乃修炼千年之蟒王，头大如囤箩，身長 20 余丈，曾食人无数。一番兴风作浪之后，它得意地窜进了西洱河，随时伺机作祟。南诏王无可奈何，只得张榜招募天下勇士来除此害。

“又说这段赤城，出身很不平凡，乃其母做姑娘时误食了一只有魔力的绿桃之后感孕而生。自幼勇猛过人，武艺超群，却从来不涉江湖，在家与母亲相依为命。朝廷曾多次招他当武官都被他谢绝。一年前结了婚，妻子已怀身孕。而当他得知朝廷招募勇士却没人敢应征时，便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揭榜进宫，请诏王为其准备钢刀 24 把，吹毛立断的宝剑一双，决心以性命相拼，为民除此大害。临行拜别母亲，母亲说：‘我儿安心去吧，我能自理。’。又告别妻子，道：‘我意已决，无论吉凶，母亲都托付于你了！’妻子点头承诺，为他唱起送行的悲歌，声泪俱下。南诏王也给他献酒辞行，送别的群众个个泪流满面。

“段赤城身缚 24 把钢刀，手持两把利剑，在西洱河口找到赤缚枯，纵身跃入那血盆大口，直钻蟒腹，拼命翻滚。恶蟒剧痛难忍，直搅得浊浪排空，挣扎半天终于一命呜呼，血染红洱水三里。人们剖开蟒腹，见赤城也已被蟒蛇憋死腹中，按南诏国礼火化后，骨灰中结出一颗晶亮耀眼的舍利子，国师王嵯巂建议，在水磨箐口建‘浮图’塔安置。众人刚蟒蛇以泄心头之恨，将蛇骨焚为灰拌石灰作建塔之用。段赤城骨灰盒置于塔室，舍利子置于宝顶金盒之中，名为蛇骨塔。相传在塔刚建成之初，赤缚枯的党羽众蛇还常来剥蚀塔灰，朝廷又用 24 把飞刀封住塔门。南诏王劝利晟亲自敕封段赤城为忠义将军、洱河龙王。”

由此可见，在大理流传的杀蟒故事的基本要素与山邑村版本完全相同，而大理版本在时间、地点、人物、情节等各个细节方面较之山邑村口传的版本更为明确。从中可以推测，段赤城故事起始于大理，随着迁移滇池边的山邑村先民流传至此，属于大理白族文化的迁移，也是山邑村村民心中所剩无几的白族记忆之一。

（二）龙王庙

昆明地区流传着一首名为《龙王庙里去烧香》的民谣，说唱了山邑村的

龙王庙^①：

年年有个三月三
我们晋宁、昆阳、大小鼓浪、马街、晖湾
轱辘团转的农户、船家，划着小船
船靠船、船挤船、船擦船
到处都是船
龙王庙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山人海
里三层外三层
挤着擦着推着来敬香
祈求风调雨顺、清洁平安
姐姐呀
咯是今日山转路也转
我们难逢难遇
大家喜喜欢欢唱调玩

歌谣中的盛况是1950年以来年年都能见到的情景，当时三月三的龙王庙极其热闹，香客游人总有数万之众。

历史上，在昆明城周围有影响的龙王庙有四个，一是城西南的山邑村，二是黄龙潭，三是城东白龙潭，四是城北黑龙潭。在四个龙王庙中，山邑村的龙王庙影响最盛。传说西山下的龙王特别灵验，大概是紧邻的滇池给了庙中段龙王发挥威力的最佳舞台。西山是昆明坝子雨云的发源地。山邑村有谚语称：西山戴帽，大雨就到。段龙王的信众们曾向笔者绘声绘色地描述滇池上的龙卷风如何带着一股水柱直冲云霄，龙爪龙鳞隐约其间。滇池龙卷风，俗称“龙斗”。有关“龙斗”的记载在滇池流域的地方志上可以找到，如《呈贡县志》载：光绪十一年（1885）七月，呈贡大冲、倪家营“龙斗”两次，拔树千余株，三间草房被风刮至一里开外。消弭水灾非人力所能及，只能希冀各路神仙的保佑，于是山邑村人把村南6亩见方的平整宽阔之地奉献给龙王，盖起了龙王庙。初时，只是小庙一间，清朝乾隆年间得地方精英出资出力，得以扩建龙王庙，自此开始了龙王庙香火延绵的几百年历史。

据村中老人描述，从前的龙王庙背山面水，大山门内依靠着地势逐渐向上建有三个大殿：前殿供奉观音，观音娘娘左侍家神阿白老爹，右立杨氏将军；

① 钱凤娟：《滇池纪事》，第35、36页。

大殿供奉龙王，龙王身边有部下七位仙女八位太子；后殿供奉关公、周仓。四间厢房分别是娘娘殿、猪神殿、白马将军殿和鱼鹰将军殿。龙王使用的几十千克重的大刀大叉分别屹立在大殿两侧。山邑村龙王庙的龙王以白族英雄段赤城为原型，当地人都尊称其为龙王老爹。有意思的是，山邑村人按照自己的想象和需要，将升仙的英雄与佛教、道教、民间信仰的各路神灵统统糅合在一起，乍看之下所有神圣都站在山邑村人一侧，村人自然生活得心安理得。当年在庙门外，滇池边有一个广场，临滇池建有一个戏台子，每次演出都是声势浩大，昆明地区无数香客纷纷而至。据称，龙王庙当年的建筑规模不下华亭寺。

然而，拥有几百年历史的龙王庙并不是刚建成就如此气派。庙中供奉的龙王老爹段赤城的传说流传于大理南诏国时期，也就是在中原的隋唐时期。在村内流传的传说中龙王庙是那时修建的，于是龙王庙出现的时间可以大致判断得出来。然而，关于龙王庙是如何从一座不知何时建起、也一直名不见经传的小庙变成人们记忆中威严庄重的大庙，却有两种不同的解释。

山邑临村中谊村村志载：“乾隆十八年（1753），改建龙王小庙为大庙，设正殿三间，厢房四间。”^①虽然关于龙王庙的记载在中谊村村志中只有简单的一句话，但描述与村民印象中的龙王庙形制完全符合，加上年代清晰，似能令人信服。

村民回忆的另一种说法是龙王庙改扩建于清朝云南回民起义之后。起义军占据西山一带与清军反复较量。一天，起义军在山邑村周围聚集，连夜从水陆两路夹击福保九甲。是夜，月黑风高，被打得措手不及、狼狈不堪的清军在难以想象的情况下居然能以少胜多，击败了起义军。天亮，清军清理战场时，发现原在段龙王脚上的长尺余、重数斤的铁鞋竟套在官兵首领陈公保骑的战马上。原本就对胜利感到不可思议的人们立刻相信，是段龙王显灵保佑自己战胜了起义军。起义平定后，地方官相邀商民，将原本简陋的龙王庙修葺得富丽堂皇。

关于村民口中的回民起义，历史上这样记载：清朝咸丰六年（1856），云南地区的回族人民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掀起了大规模反清起义，分散在各地的小股起义队伍，很快形成两支势力强大的起义军。咸丰七年至咸丰十一年（1857~1861）间，起义军3次围攻省城昆明，时战时和，一直未能攻克，最后投降。同治六年（1867），起义军20余万再次兵分4路东下围攻昆明，久攻不下，两年后在清军猛烈反攻下围城战役失败，此后起义局势急速逆转，步步失利。若按此种说法，龙王庙改扩建的时间是1870年以后，比中谊村村志记载的整整晚了一百多年。那么，究竟哪种说法才是真的呢？

① 《中谊村志》，云南省晋宁县古城镇中谊办事处编，1993年6月。

钱凤娟在《滇池纪事》一书中用这样一段文字描写^①：“在村民徐荣芬家濒临坍塌的老屋内，我看到了一块被杂物和黑暗淹没的碑。老屋原是庙产，新中国成立时分给了农民。碑铭为‘修龙王庙功德碑’，立碑时间为光绪十四年（1888）岁次戊子季春月中浣，上书：‘逆杨振鹏攻昆明王保九甲十余村’。碑是由吉思会同城绅耆士庶公同立的。记载了修理龙王庙集银3 038两5钱，捐银者的姓名身份如文：

太子少保云贵总督部堂岑捐银600两、云南布政司曾捐银30两、
头品顶戴云南巡抚部院谭捐银50两、矿务唐捐银50两、
提督学院30两、粮储道松30两、盐法道汤20两、
管理机械局补用协镇王2两、同庆丰400两、
景山官汉教习徐兆松捐1两。”

可惜的是，笔者未能亲见文中此碑。功德碑的记载应该属实，由此可以确定龙王庙在1888年由政府、乡绅负责改扩建，造就了一座盛名常在的大庙。

今天，那个有着大殿、厢房、广场和戏台的龙王庙已经不复存在了。“文革”时期一群红卫兵昂首阔步地闯进庙去，将里面的神像全部拖倒，将殿堂拆毁，闻名一方的龙王庙在全国性的文化浩劫中也未能幸免。庙被拆除后，昆明军区117测绘部队进驻了原先的庙址。不过出于对传统的眷恋，山邑村的五户人家自行凑钱，在村尾新修了一座简易的龙王庙，并由这五户人家轮流当庙值日，负责开关庙门、打扫卫生、准备香火、念经做法。现在的龙王庙有一间正殿和一间偏殿，正殿当中供奉着龙王像，龙王左侧是三尊仙女像，右侧是两尊侍卫像。殿中匾额写道：“心诚则灵”、“有求必应”、“消灾免难”。神像脚下的案几上放置着油灯、贡果、糖果等物，油灯常燃。案几下堆放着众多杂物，有旧衣物、玩具刀剑与灯油桶。正殿前的小广场中放置一个一人高的香炉，炉中落满了灰白的香灰。侧殿相对狭小，内有五尊观音像，放置在玻璃罩内（见图11-1、图11-2、图11-3、图11-4、图11-5）。大殿门口的台阶旁放着几尊石猪石羊，据说是旧龙王庙中猪神殿的旧物。据村民回忆，被拆之前的龙王庙就已经有一个观音殿，里面供奉的送子观音十分灵验，附近村落，甚至昆明的人都会专门过来求子。

据村民李琼仙所说，新的龙王庙只有在农历正月初一、十五和三月初三时最为热闹，香客最多，平常的农历节日也会有人前去敬香，而普通日子则很少有人

① 《滇池纪事》，第4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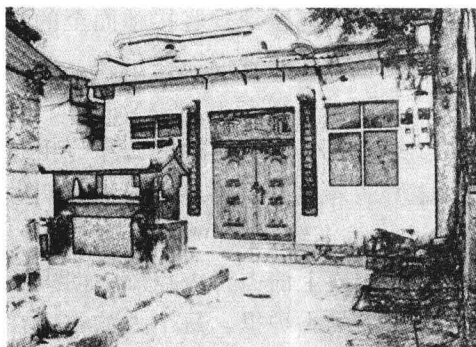


图 11-1 龙王庙正面外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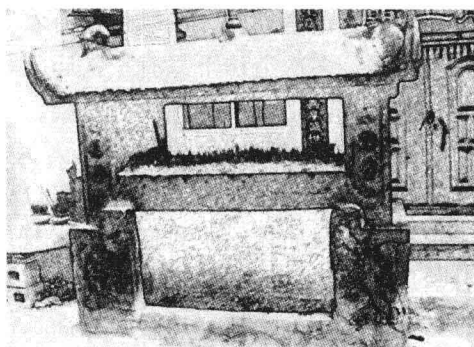


图 11-2 龙王庙大门前面的香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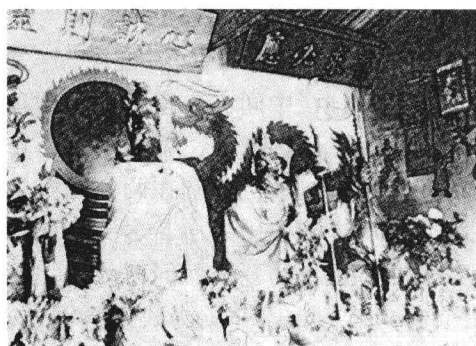


图 11-3 龙王庙内的龙王及龙王三太子的塑像（原雕像在“文革”被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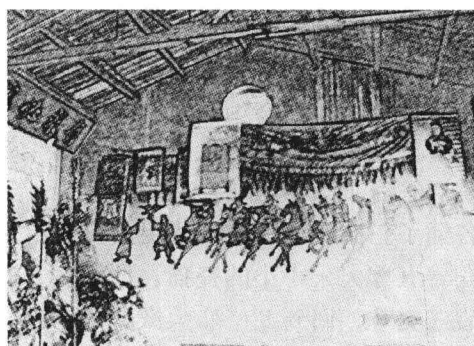


图 11-4 龙王庙内的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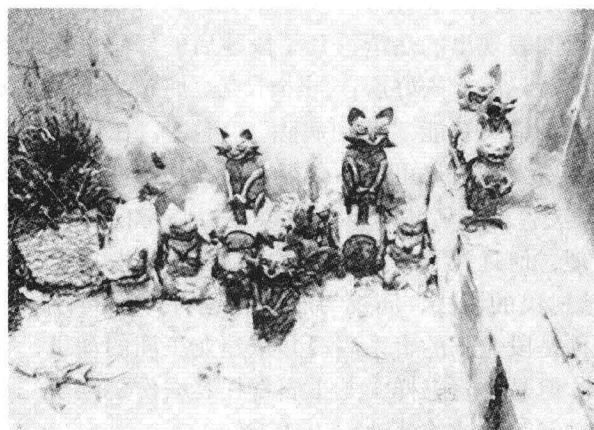


图 11-5 龙王庙旁边供奉的瓷猫

前去。笔者调查期间，山邑村没有农历节日，所以没有看到香客接踵而至的景象。相反，多次造访下只有一次庙门敞开，内有庙祝。笔者遂抓住机会，体验了一次现代龙王庙庙祝做法事过程。

当天的庙祝名叫段建启，约莫 50 多岁，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穿着粗布衣服，一副典型的农民形象。我们自称是来旅游的外地人，要求庙祝给我们做法保平安。段庙祝给了我们一人一把绿色的香，每支约 30 厘米长。随后，段引燃几张黄色的刻着钱币的纸放在火盆中，让我们凑上前去将香点燃，向中间的龙王像前作三个揖，站起来后插三枝香在台子上的香炉里，每个人的香插在一边，不能混。然后我们听着指挥，向龙王两边的龙王护卫像前作三个揖，在地上的香炉里插三支香。这个香炉比龙王前的香炉小得多。接着出庙，在殿前的大香炉中插三支，进入偏殿。我们被要求在五尊观音像前作三个揖，起身后我问段庙祝五尊观音像分别是什么名字，段从最左边一座开始回答说：“这是送子观音，若有人结婚后不能生子，都会来这里拜拜；中间小一座的是释迦牟尼菩萨，再旁边一位是南海观音。”说到这里，段的音量降低，嘟囔了一声算是回答完了我的问题。在观音殿插了三支香后，转身出殿，分别在两处墙缝中各插了三支香，说是请山上的神仙下来喝酒。最后走到旁边的小巷尽头，那里摆着五尊大大小小的瓷猫，俨然是人们用来供在屋顶上的瓷猫。同样，插完最后三支香，回到龙王庙大殿，跪下磕了三个头，起身后段开始为我们念咒语。念咒语前先点燃一张黄纸，在求神者的头上绕了三圈，然后投入火盆，开始长达 10 分钟左右的念唱。念唱中要求拜神者不时跟着念一些词句。念完仪式结束，分给我们每人一个苹果，象征着平安。各个角落里面的旧衣服、旧鞋子、玩具刀剑，据说是别人运气不好的时候拿来烧掉，可以转运。

笔者对龙王信仰表现出的热情得到了段建启的好感。据他说，如果有认识的人生病了，就买一只鸡，煮好后连同半千克豆腐、半千克大米、一壶酒一同带来庙里，由他做法消灾就能“药到病除”。不过，在信誓旦旦地保证后他还是谨慎地表示对外地人的效果可能不会很明显，法事能达到效果最重要的因素是“信”，信者就灵，不信者法术再强也没用。临走前，我问段庙祝庙中功德箱内的钱如何管理，他犹豫了一下，答道：“管庙的人拿走，我们一分钱也不能拿。”对照其他村民的说法，庙祝与庙的管理者都是同样一批人，由此我猜测，五户人家自称是段龙王的直系后裔并重建龙王庙的动机，也许不仅仅是重温旧梦那么简单。但是不管怎样，龙王庙寄托着一份延续了几百年的情感，不仅仅留给山邑村村民，也留给滇池周边的人们。

（三）金线鱼与金线洞

金线鱼在山邑村人心目中的地位很高。据前人记载：“金线鱼山邑村及灵官洞钱泉水自山石罅中流入滇池，池中之金线鱼遂溯流而上，渔人聚机以篾笼捕之，巨口细鳞，不亚松江之鲈。”^①又说：“金线洞在罗汉山左，山泉自洞涌出，水清而味甘，每当秋季滇池中所产之金线鱼咸集洞口以名洞。”^②金线鱼为云南四大名鱼之一，是滇池流域特有鱼种，以小鱼小虾为食物，幼鱼多食浮游生物和藻类。山邑村中，有一个石头砌起、20米见方的小水塘，就以此鱼为名，叫做“金线洞”。金线鱼对生存环境非常敏感，只有极为纯净、不急不缓、直通地河的环境才能被它选做排卵孵化之地。

徐霞客游历西山太华山时，考察过金线洞。传说他从山上顺着小道拐到滇池边，只见一股泉水从西山山腹汨汨而出。细看下，出水口的石壁上有三个洞穴，大小恰似酒盅。用手敲击石壁，隐隐作响，原来石壁中空，清泉就从小洞中流出，分几股流入滇池。而滇池中有一种小鱼逆流而上，流入洞中，这些小鱼大小不足4寸（约13.3厘米），长得肥胖，身侧从头至尾有一条金线，所以被乡人称之为金线鱼。

金线鱼是滇池的珍贵鱼种，味道鲜美。这种小鱼在滇池的历史不知有多长，而山邑村民世代与它们打交道，摸索出独特的捕获方法。每年农历十月土黄天（每年的霜降节令前3天为始，往后延续共18天的时间），金线鱼按照洄游规律来到金线洞，在泉水平缓而清澈的金线洞中产卵，直至次年五六月，趁地下水涨潮而从地河中涌出再进入滇池。产卵前的金线鱼体态丰腴，出来后已显得很憔悴，被人们称为“瘦皮条”。曾有山邑村人在金线洞外挖了多条水沟，宽约1米，长约70米，专门在金线鱼进来产卵时张网捕捉。这时的金线鱼最为肥美，极其名贵，曾被地方官员拿去孝敬皇亲国戚，所以金线鱼又被称为“贡鱼”。若有百姓想吃，也可以先出定金，派人在洞边守候，捕之即成交，称为“私购”。待到第二年金线鱼产完卵，身价就会陡降，鱼瘦得皮包骨头，放在锅里一煮就烂，村民们都不再捕捞。山邑村人吃金线鱼还有一种特殊的吃法，就是将鱼放在蒸笼中与米饭一起蒸熟，鱼、米全都香气十足。

20世纪60年代以来，金线鱼的数量逐渐减少，到了20世纪80年代几乎灭绝。造成金线鱼数量锐减的原因有三个。首先是人们为了治理滇池中越来越

^① 由云龙纂：《高峣志·物产》，民国二十八年（1939），载《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28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② 昆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纂：《昆明市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334页。